

两塔之间 / 1987

一则寓言

在Rob Rombout的全部作品中，《两塔之间》是独一无二的一部：它既不同于此前为Canal Emploi拍摄的那些报道片，也不同于其后将要问世的那些纪录片；它在录像艺术的小圈子里制作并播出，并采用了录像艺术的美学与特效。然而，吊诡的是，它仍不失为一部奠基性的作品：作者在其中作出的若干艺术姿态，与纪录片最为常见的实践——无论是直接电影还是电视报道——决然断裂，而这些姿态在他日后的影片中将变得至关重要。在逐一考察它们之前，应当先说清楚我们所谈的究竟是什么。



那么，两座塔。第一座塔位于比利时境内，在Eben-Emael这一行政区划内的小村Eben的附近。当地的一位石匠Robert Garcet着手用自己的双手建造起一座塔来，所用的材料，是他当时工作的那些采石场所弃置不要的燧石结核。他醉心于圣经神话、古生物学、地质学与史前史，同时也沉迷于种种秘传之学，正是后者滋养着他丰富的想象力；他的灵感便来自那座本应把尘世与神界连接起来的神话之塔——巴别塔。他把自己建造这座塔的地方命名为Eben-Ezer，借用的是以色列境内的另一处圣经地名：据传先知撒母耳曾在以色列人与非利士人之间一场战斗的发生地立起一块纪念之石，并把它称作Eben-Ezer，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帮助之石”。Garcet的这种圣经神秘主义，以及他对灵意象征的嗜好，使他深信这两个Eben-Ezer之间存在着一条地下的联系。他借助一张地图来证明这一点：图上画有两个相等的四边形，二者恰好相切于圣约翰得见《启示录》异象的那座拔摩岛，而其中的一个顶角与两个Eben-Ezer的距离又正好相等[QR1]。

在塔的顶端，Garcet用混凝土雕出了四个带翼的形象——一头狮子、一头公牛、一只鹰和一位天使——他称这四个形象为“基路伯”，其灵感来自先知以西结的一次异象，基督教的释经者们日后将从这一异象中辨认出四位福音书作者各自的象征。如同巴别塔一样，Eben-Ezer连接着地质的世界（燧石）与



空中的世界（翅膀）。塔的各个楼层也同样装饰着巨大的高浮雕，以及各种各样的文献资料：照片、地图、文字，还有 Garcet 在他工作的那些采石场里发现的化石。他那半是学问、半是奇想的博学，让他做出了一些引人注目的考古学与古生物学方面的发现，比如两具沧龙的遗骸——那是一亿多年前出现的巨型海生爬行动物。但其中也有一些据称雕刻于中生代末期的燧石——Garcet 竟毫不犹豫地人类的出现一直上溯到了恐龙的时代。他自费出版了二十来部伪科学和小说类的著作，同时也是一位“文学狂人”，本可以列入 André Blavier 为这类人物编纂的那部选集（书中只是提到了他的名字）。最后，Garcet 还是一位坚定的和平主义者，在良心拒服兵役仍属违法的年代，便已公开为之辩护。他确信 1964 年——也就是他定下的这座塔

必须完工的那一年——是一个新千年的开端，而到这个千年结束的时候，战争将从地球上消失。Robert Garcet这种非凡的个性，本来可以成为一部纪录长片的题材。但这并不是Rob Rombout所作的选择：他并不想拍一部关于这样一个人的影片——观众很快就会把这个人看作古怪或离奇。恰恰相反，他想把这个人纳入一种常态之中，让他的独特与丰富从这种常态里逐渐显现出来。因此，他需要的是一个背景，一块底色，好让Garcet这一非凡的形象能够从中凸显出来。

导演为Eben-Ezer的这座塔配上了第二座塔，它位于距第一座塔约五十公里之外的地方，在荷兰林堡省的Brunssum。这座塔是用混凝土建成的，矗立在一座昔日矿井的上方，曾经容纳着矿井的升降机笼。1967年，这座煤矿被北约买下，北约在这里设立了一个军事基地，并把自己的天线架设到了塔顶。二十年之后，也就是影片拍摄之时，冷战还没有结束，铁幕也仍然把欧洲分割成两个阵营，Rombout用一张地图来提醒人们这一点，他在图上画了两个与Garcet所画相似的四边形。塔身上悬挂着一枚中世纪风格的纹章，上面饰有一座被一柄利剑贯穿的塔。基地的发言人解释说，这座塔是亚琛——查理曼帝国的都城——的城徽，而这柄剑则象征着大西洋联盟的防御意志。纹章四周环绕的那句拉丁文箴言的意思是：“我与谎言作战，并清除邪恶的一切痕迹。”这是一番尚武的言论，处处都与Robert Garcet所持的和平主义针锋相对[QR1]。

第一个决定性的艺术姿态：Rombout着手建构他自己的对象。像Leacock、Wiseman或Philibert这样享有盛名的纪录片作者抓住一个真实的对象，加以描述、分析和理解；而Rombout却把他的录像投向了某种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的东西：两座彼此毫不相干的塔，两位建造者甚至不知道彼此的存在。这盘录像带的二元结



构，产生出这则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略显简单的寓言，但更重要的是，它创造了一个中间地带——与其说是地理的，不如说是造型的、诗意的——Rombout将在其中写入自己的关切，充分发掘录像语言的视觉可能性。

他以同样的距离拍摄每一座塔，并采用偏心构图，让一座偏向画面左侧，另一座偏向右侧，然后用一个简单的电子划像把它们合并到同一个画面之中。如此重新组合而成的画面创造出一个抽象的空间，两座塔在其中彼此呼应，并由此生出意义。

同样地，他让北约的发言人与Robert Garcet 面对面——他请两人站到箱子上，以便处于同样的高度——并用灯光照亮他们，这些灯在剪辑之后看上去就像汽车的前灯，让人以为他们身处同一个空间之中[QR2]。



第二个艺术姿态：对现实的场面调度。为了在视觉上平衡两座塔，必须让Brunssum的军事基地显得比它实际的样子更加诡异一些。Rombout动用了烟雾机，让整个基地笼罩在一团令人不安的云雾之中。在分隔着比利时与荷兰的那片田园风景里，他让一辆白色的轿车驶上一条尘土飞扬的小路。车上，一个女人。路边，一只鹰。“风之言，沙之语。我是一名石头的哨兵”，一个女声如此说道，其诗意的语调与两个男人的言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又接着说道：“我记得。”这句话引入了一些档案影像，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继而是越南战争时期的。当汽车穿越比利时与荷兰的边境时，她谈起了巴别——“神El之门，从大地通往天空的通道，对界限、对边境的跨越”——与Garcet的言说遥相呼应。空间中的旅行同时也是时间中的旅行，从过去（战争）走向未来，即Garcet眼中Eben-Ezer所代表的那个未来。抵达目的地之后，那个女人化为了一尊石像，鹰飞来落在她的身上，一如背景中那座高塔顶上的那几尊基路伯。

第三个艺术姿态：对美的选择。自然之美：雾气弥漫的大片天空之下地平线低垂的那些风景，或者是以特写呈现的一只鹰的头部。被创造出来的美，出自一种造型语言，它把电影书写的那些经典手法（仰拍、景深、慢镜头、特写）与电子影像所提供的种种新可能结合在一起。一个录像特效把鹰头的特写叠印在了女人的脸上，两者四目相对，从而创造出一个美丽而又怪异、宛如喀迈拉一般的混合生灵[QR2]。



第四个艺术姿态：象征体系。一个简单的横摇镜头便把鹰带入了驶向边境的那辆汽车所在的画面，而这只鹰并不仅仅构成了一幅构图既大胆又奇异的美丽图像。它与那个从一座塔旅行到另一座塔去的女人联系在一起，便承载着一种意义，这种意义固然晦涩而难解，却是直接源自Garcet的那些奇幻异象，以及高踞于他那座塔顶的那几尊基路伯。在古代的各个文明当中，鹰是太阳的象征，它朝着太阳展翅飞去，从而把大地与神明的世界连接在一起。它同时也是圣约翰的象征符号，而《启示录》一书被错误地归在了他的名下。当夜幕降临的时候，鹰以慢镜头缓缓飞来，落在了已化为石像的女人的肩上，它便与背景中可以看到的Eben-Ezer塔上那些带翼的基路伯产生了共鸣。所有这些录像特效都创造出了一些全新的图像，延伸着Garcet那神秘而秘传的话语所包含的象征体系。

作为Rob Rombout生涯中的转折之作，《两塔之间》离开了社会报道的领域，去探索录像艺术那更为形式化的路径。从这次短暂的尝试之中，将生发出一种关于风格的思考，而他将为自己的每一部影片逐步地锻造并打磨这种风格。他虽然放弃了录像的那些特效，却保留了某些决定性的选择：建构自己的对象，对现实进行场面调度，拍摄事物的自然之美，并创造出承载意义的造型形式。



导演谈

□ 当初的构想是拍一部双重的影片：一边是比利时 Eben-Emael 的那座塔，以及它的设计者 Robert Garcet；另一边是位于荷兰的一座北约之塔，也就是一个军事基地，以及基地的发言人 Ed Frieser。两座塔相距五十公里远。两座塔，两位代表人物，两种语言，而在他们两人之间，则是一个女人，一个越南女人。

□ 我把每一个人物分开来拍，一个接一个。我对他们作了场面调度，还用烟雾机让军事基地显得有点儿神秘。一切都是高度建构的、非常人为的，没有任何自发的东西在里面。各种元素混合在一起，由此生出一种耐人寻味又令人恼火的氛围。

然后我把两个人、两个世界剪在一起，放进同一个镜头。这是可行的，因为录像可以把一个镜头一分为二。为了让 Robert Garcet 能够按照合乎比例

的方式与基地的发言人“面对面”，我们不得不逼着他爬到几只箱子上面去，尽管他有恐高症。在列日举行的首映式上，我邀请了这两位此前从未谋面的人来参加：Garcet 认为北约是一部战争机器，而发言人 Ed Frieser 则把 Garcet 看作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们两人都显得相当不自在。两个截然对立的世界。两个都有点儿古怪的人物。

□ 这部录像是为 RTBF 的《Vidéographie》栏目制作的。

演职员表

编剧与导演：Rob Rombout

演出：Jessie Elmido、Robert Garcet、E.C.W. Frieser 及 鹰 Sirca

摄影指导：Kommer Kleijn

摄影助理：Chris Renson

录音与混音：Fabio Lani

灯光电工：Wolfgang Paquay

场务：Albert Roemers

场记与助理：Nadia Curto

剪辑：Adriana Moreira de Oliveira

套底：Christian Maton

化妆：Theresa Vanderbenden

档案资料搜集：Bénédicte Schmitt

现场制片：Francis Luchen

独白文本：Christian Janssens

旁白：Trinh Le Thu

音乐：Excuse My French

字幕：P. Dans

执行制片：Dany Trossat

联合制作：RTBF 《Lumière bleue》

栏目 – Wallonie Image Production – Gsara –

Image vidéo – Rob Rombout

载体：¾英寸 BVU 录像带。

彩色与黑白。

片长：16分钟





